

聖

新安文獻志卷十一

記

歙州披雲亭記

張正甫

處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敬所以窮遠睇故有嶽峙九層雲我百里極
 玄功以壯址殫山木於崇構者人力也今則排層空架重峯高出星漢
 之上坐馳寰區之表者天造也州之陽漸乎水水之陰攢乎山山有佛
 寺而迴廊翼旋飛閣雲寒萬家并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槩也柱史
 魏公將命駕遊焉公徘徊賞味情有餘致恒美其中峯聳絕靈氣紛郁
 乃竦勁策躍輕屐縑蔓梯崖徑造其巔焉高哉曠乎果天下之絕境也
 乃命剡嶠巖夷翳蒼心匠密構亭形虛無而賓客莫之窺也然後跨峻
 谷掖脩木疊石為趺無尋丈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斷樸朽塗之節稱焉
 峩峩絕頂一上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屬東風敷和春物爛山公乃
 敞層軒披晴空憑九霄以高視周八極而遐觀塊如衆山盃分百川籠

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廓虛懷而擴曠抱矣眺覽未既壺觴
云舉警史陳執筮籥合奏仁風洋洋下俚同觀而吳哇夷空楚舞驕春
隨天籟以遠去映花林而半出迎之者有若子喬方平弄玉飛瓊相與
樂羣仙於上清自公之暇理于茲撫傷夷懷流離旋矣傷夷痊矣
而猶阜俗康民之志謙如也今市囂在耳村煙在目可以廉風俗之趣
尚省農桑之豐耗况又暢四支摠七情神王氣全宜為大和自當淳源
普洽上下交澤况有襦袷謠乎公問俗之來四序分矣蓮府將復星軒
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繫於素懷者雖細必錄况目經心攝
獲千古之遺勝者愛而不書得無寤寐思之乎然歎人被公之仁化也
深思異日攀公之轅不及則必瞻此亭也友正家在此山之下獲游此
亭之上思刊懋績輒課庸詞若筵扣鐘而蠶挹海蓬勃之音漠茫之波
可得而希也又茲峯之高樓天宇上造雲族朝會蔚而暮氣氤亭無處
所晴景一照高標空今建名披雲義在茲也其潤溫寺宇輝華郭郭

增東南之巨麗者無終極年貞元壬午夏四月大火南次之七日記規
苑英華雖未脫離塵網然
序事整潔亦一時佳製也

涪溪三絕堂記

孫郡推

永州祁陽縣南涪溪之北有奇石焉元次山頌唐中興顏魯公書世名
三絕次山去道州即家溪上作亭二峰垂三百年碑缺亭圯吏於縣者
莫能興皇祐五年平樂齊君術始來為令暮月稱治行視其亭閔然惜
之乃作堂以護其文又復東西峰唐亭二公之蹟江山之觀泯然復新
觴賓來以落之而屬予為記夫魯公之方元子之介文翰之勁發於其
心至者莫不慕焉傳而習之周於天下豈貴其人而珍其粕哉然不心
其中而徒蹟其外吾未見其得也齊君所以振飾夸耀風勸來者其志
不亦美哉東厓之嶺次山嘗銘石堂頌之左皇甫湜詩文漫不明濤而
新之傍有徐彥若題石水發其光洞鑿百里因并列之以示觀者皇祐
六年三月一日記

婺源新開巽渠記

王提刑

婺源源爲邑居山溪之間邑中岡阜蟠薄相倚如相室焉縣治所當其中而地勢東北極高夏秋水潦暴集貫縣墻而西歲歲補其缺終不可以久完非獨民居墊圯而府庫狴犴多在東序直墻所缺處庫無穿窬狴無沈囚特天幸爾紹聖戊寅三月宣德劉全美來治縣事問邑人莫不患此皆以爲無如之何乃行視得葉家坳者在縣之巽隅可以通東北之水然議者疑以爲高而不可通或以爲其下有石而不可鑿至欲沮之則以爲民居不能無所害而全美決不恤此遂塹以爲渠隨地勢之高下而淺深之淺則甃而爲露渠深則鑿而爲晦渠不浹日而成無費於公而不擾於私衆水自東北趨溪無壞墻之患民獲安處無墊圯之虞陳年之弊一旦革去人始休然以獲無窮之利全美辭學治行爲時聞人將推其所蘊以見於世或者以謂邑之利害蓋有大於此豈足爲全美道哉予曰不然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

大者也全美之不忍於此則其大者將繼之以觀焉邑人欲記其事以爲之書是年五月改元元符八月二十一日朝請郎前知虔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借紫王汝舟記

雙應堂記

凌待制

歛之休寧有夏侯載道者夙有至性其母甫及衣冠之後發居時二十有八休方幼而曹氏自誓守志享年七十有一以令終休以早孤無昆弟思欲朝夕從事於窀穸之側遂於大觀元年九月初吉卽其居之後園而葬之旣克葬乃栽花植竹構堂於其旁以致其生存之孝三年春於墓之後生瑞竹一根其節自十以下則駢而爲一以上則岐而爲二交枝對葉有足嘉者明年四月又於墓前東南隅開雙頭芍藥一枝政和改元又於其本復生一枝於是鄉人士君子樂道人之善者聞遊其堂以爲邑居爲善者勸此固休寧之盛而前所未有也載道之祖母於予爲祖姑乃繪二瑞屬予名其堂且記其孝感之實予因以雙應目之

而爲之言曰昔人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公卿士流在戚而有
嘉容與齒臂不歸廬墓生子者多矣今君之妣以君孳然之孤能確守
其義而君又厝立墓於其居制兆域於其圃以示思親不忘之意其賢
於人遠矣天道雖遠應人甚邇孝之所感如筭冬生木連理者其應非
一今君篤於親而草木爲瑞蓋有召而然也君其勉之予將見君高門
廣路貽子孫之慶者自此始矣政和元年六月十五日朝散郎權發遣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公事凌唐佐公弼撰

婺源縣清風堂記

汪龍溪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
人物都會士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爲長雄難於
彈治故吏之宰於婺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
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啓藟有魚稻之珍足以宴樂年歲無過客
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佚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幸而得平

有終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
元功之爲政也胥中涇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畧除煩
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幾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
之吏俗朋黨投隙抵熾爲蠶穴首鼠者既已化而爲心膂股肱而推埋
標輕武斷鄉里爲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爲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
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予聞而歎曰天下
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
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爲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
子之所賞騷人才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爲政者結意於
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禁而禽獮之政之愈
勞而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理而與
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之所營徒以從容無
爲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

也宜其所得清風爲尤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
歌詠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靜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意
足以知其爲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龍溪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
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
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
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
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
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搜奇選勝自放於
山水之間入井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止臺榭
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鈞鈕潭西小丘小石潭者
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

上也皆在愚溪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惟黃溪爲最遠去郡城
七十餘里遊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
趣而亦遊之不數邪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
遺跡如愚溪鈞鈕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
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溪則爲峒獠
侵耕嶮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
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
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爾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
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
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
穎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
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
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

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沒於元和
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峽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
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
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
學政爲溪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
之者予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
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考焉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

汪龍溪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
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
威武之所撻奪雖東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
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
謂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於偶然

不知早正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
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
心逮遭明天子有爲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沒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
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人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
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
參軍自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歸必計其
徃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馮馬徒步而歸非
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一年而高
郵孫魯華老爲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文六十九年丹
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華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人得名士
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是慶善乃求公遺像繪
而置之學官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
後傳而慶善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爲一時奮取功

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爲據其實下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予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復無且畫工爲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爲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以不書

殖齋記

汪龍溪

予少時喜之壘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芄芄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疑疑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予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夫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須告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淫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稿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

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畜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蟹之災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自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子哉長興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予蓋有忠於學者故予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

黃氏東發曰此說本劉向說苑以備前德文極難知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記

羅彥濟

任彥昇往南朝以學問文章與沈約齊名而行義過之尤樂題品人物有許郭之鑒凡經甄藻必致聞達故當時士友所宗號曰任君與漢三君爲比其見推仰如此聞其風者猶復慨然興慕况吾州常奉鎮臨遺愛在焉德政之思何時而斲城北四十里有溪舊號昉溪其旁有村號昉村實皆以公得名公梁天監中出守新安常因行春愛富貴水累日

不返卽此地也事見圖經與夫故老所傳而乃以名斥之此何理哉昔
鄧州有亭名曰浩然鄭誠易之曰孟亭商山有驛名陽城元稹易之曰
避賢驛是特心所歸重故不忝斥其名爾荆人之思羊枯也屋室皆以
門稱且易戶曹爲辭曹則雖嫌名猶避之如彥昇者實吾州之羊枯也
以昉名地有愧荆人多矣唐大中九年刺史盧公始改是溪曰任公溪
村曰任公村鄉閭習熟其舊未能盡革介其間有精舍曰號昉寺寺之
建莫詳其始中廢日久國朝祥符初僧如泰請于州卽舊址起廢以承
舊額元豐元年縣移文命易之揭號任公尊大中之教也其後相繼增
葺寺寔以與爲屋數百楹其前爲飛閣尤雄凡所以隆其師安其徒者
種種悉備顧獨未知爲公祠其有待於後人邪初公之爲始與捐俸以
活饑人而境無流民給資以濟孀婦而俗無棄子主賦五取其一餘悉
蠲貸政績固已異矣其守是邦計不減始與時而清省之政僅有傳者
然觀其寢調香之擾捐采蜜之利父老八十以上遺孀屬訪寒溫至於

曳杖徒行詞訟就決於途慈祥之風藹然可想比其亡也止餘桃花米
二十斛且戒家人毋以新安物還都嗚呼何其賢哉吾州之人百世祠
之不爲過也本傳稱嘗立祠城南無復存矣誠能卽此遺蹟追而復之
少慰邦人之思不亦善乎他日以諷主僧行迪領可惟謹歸而相視得
屋於法堂之右恢拓除治稍加丹雘爲公像置其中夙夕奉之且議歲
時致享可嘉也已嘗觀甘棠三章實美召伯之詩思其所爰所愒所說
戒以勿伐勿敗勿拜蓋懷想若人思其甘棠今此地亦云公舊游而肖
像儼然如侍燕坐如接誨語典刑所寄不猶愈於蔽芾之木乎先是行
迪與其仲行遵議欲書公事跡置之寺庭使訪古者有考焉居士許君
德準替成其事且願施金刻石因與教授俞君舜凱求文於予許之旣
而祠成乃爲論著本末以爲之記庶後人益知嚴奉永永不懈若夫斥
小而大革敝以新內外繕修之功僧子忠爲最推原所自不可畧也忠
之後靜方繼之至行進而大成焉進與迪遵受業於方視忠爲祖云

飽山閣記

程北山

吾宗伯寓世家浮梁浮梁山水之勝名番陽紹興七年伯寓以提舉太平觀歸里中二年矣始治第室龍潭之上以據山水之會舍之東有山曰洞靈番水出焉行三里爲龍潭釀而爲渠映帶左右琤琮演迤宛轉成趣淺有孫芷深有蒲荷茂林豐草蔭翳藿藜作亭其上名曰漫吾躄踏四顧百里之內奇峯秀巘間見層出而伯寓猶以未足也又爲閣東偏以盡登覽之勝而名曰飽山以書抵予道其詳屬予爲之記予方抱末疾心志彫耗未能也其後伯寓書來必以飽山爲言予惟伯寓少長游學上庠壯而仕於朝廷方其形疲於道路之阻脩衣弊於京汴之塵土心勞於聲利之畏途也夢想龍潭之上而邈在千里之外其於故鄉山林之勝猶饑渴之於飲食未嘗須臾忘也今以辭劇就閒之故得徜徉食息於其間不離廣廈之間几席之上俯而觀仰而聽所以快心滿意說耳目而還舊觀者從容自得於指顧之間宜其樂而不厭也雖然

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其於失中道而囿於物等爾伯寓少年力學自奮方大比兩舉三舍郡國賓興之士而毅然爲第一取榮名登顯仕如拾地芥伯寓非無意於世者也進而用於朝廷區區嘗有納忠陳善憂君許國之心又非翹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况上方勵精嘗膽專任兼聽修廢政整六師將以復大烈而成中興蓋求賢用吉士之時也如伯寓其能久而自放於山林乎浮梁饒屬邑也饒歛開化諸程系皆出黃墩陳安西將軍司空忠壯公之後予與伯寓生同姓系同出仕同朝志同道初隸職道山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對司東西省又同僚也以伯寓之質厚端諒予之蠢愚猶介其質性疑若異趣抑臭味同也故樂爲之記因以見其出處之槩焉

婺源義役記

李鍾山

淳熙七年春二月玉山周侯來宰邑事甫浹日繪因間見周侯謂繪曰婺源素蒙最劇之名吏部出榜梁間踰歲時熟視不敢睥睨豈不以賦

役繁重爲病乎若賦則窳條具在以無爲有費於供億固可憚若役則健險之辭是非變惑不尤可憚乎異時刪決之吏猶或引避矧如巽懦衰遲自詭過誤雖悔何追今神明耗於訴牒始之不圖將何以終國家良法美意具在何者爲便嗚呼三代而上比閭族黨之間時雍之化比屋可封載於詩書使人羨慕今也不然兄弟親戚匪顧情義相爲敵讎推求其原悉起於役尚氣喜鬪計析先後告訐有亡破產蕩屋甚於流離顛踣漫不自省固有在役而訟役滿而訟不休自數十年來議者紛然旣無定議於是有所爲義役之說者所謂因不義而義之名始立于一鄉之望者也蓋取其說詔其父兄子弟擇其中而行之請從子始繪謝不敏因不辭而承其事繪所居之里合士民十有六人相與視其戶口賦稅之多寡與夫事力之虛易羨金與穀聚由百畝量其租入召募一夫募者樂就爲要約三十有九條遇田有登耗則較量多寡以裨益之募無闕事自是歲秋七月始人情翕然無復乖戾雖悍吏之來東西

晉南北隳突昔之譁然而駭者不過募人起而應之士者安於士農者安於農熙熙而樂恂恂而和其效之易見如此遂上其事於縣縣聞於州與常平司又二年繪因事至縣室周侯復曰縣有六鄉總五十都自吾告子之行是役也他都事吾亦以是告之奈何氣習不齊難以一律吾冀其速成也未欲因其俗欲求其如二都立約之善不可得也雖然自始之爲此也大要主於息爭而已自吾之至斯邑水旱饑饉之相因事之叢至否來不可勝計向使訟役不已吾將日不暇給牴牾過差其能免乎吾去此將有日未途之艱不如始至之猶可爲也益有懼焉天下之事固有百歲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何獨於此而疑之然此非法也推上之令致之民而已惡知數年之後不有暴耗貪吝之人喜於作爲以是雖便於民度而不利於官吏一切之政趣辦爲先其能免於不沮斃乎有桀黠嚚頑之民苟於目前以強陵弱斬銖兩鈞度之入致募者之不至伺隙偵講紛爭肆起其能免於不沮壞乎昔人謂難

與慮始可與樂成吾懼成未易樂也幸吾子告戒彼都之人曉之以利害禍福所在無使如吾之所慮者而終守之庶有益乎繪退而書之以爲第一都義役莊記周侯名師清官爲通直郎云淳熙九年十一月一
易鍾山園翁李繪記

新安文獻志卷十一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十二

甲集

記

名堂室記

朱文公

紫陽山在徽州城南五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游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漳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及其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又每自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章之義榜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

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无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豈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菴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三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擘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

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天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一齋且歷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婺源縣學藏書記

朱文公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在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子孟氏之籍本末相類人言相類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

補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蕭田林侯慮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度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蓋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

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文公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二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繪

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堂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問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爾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繼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

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濶未之察爾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著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于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休寧縣新安道院記

朱文公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爲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爲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爲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鄣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

水清激故稟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關
然而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
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為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
卒不敢以為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說者而今則驩然無與
為異吾嘗困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為也吾將更葺
廳事之東參采賓佐屬詠之什而榜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為我記之則
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為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為此可以
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
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于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
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
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與民之利而除
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顧其名此乃若專取
于今日之無事而反病前日之勤事為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淳樸之

謂而汝玉未之思邪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
道者則無彼此精粗之間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
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間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
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卒以究夫無彼此精粗之間者而大發
於功名事業之間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為書本末以示
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通州三賢堂記

程文簡公

三代以後取士之法大抵畧於行而詳於言至唐極矣而猶許其兼采
譽望雖詢聽不無失實亦時時以請屬撓法而陸贄梁肅王起輩凡所
選薦後皆行副其言不愧古昔以是知法無偏有人焉與之通之則皆
適於全也予同年進士蔣元肅知足以周於事材足以達其學淳熙十
年知通州歲當大比而考閱無所旋葺佗屋以試喟然歎曰此豈禮士
防微之道與於是先之以富庶申之以教養既充登濟則斥贏財相獎

壇爲屋踰百楹以待異時大比之用走書告予具道所以且曰吾此營
建有外乎試而創意者焉或能與試法相扶翊也此邦之彥有張次山
者守道不曲徇用包孝肅薦自邑宰擢京西轉運判官坐與程明道即
康節同好惡得罪則其賢不問可知矣徽廟初政諫官陳瑩中任德翁
因排擊權臣洊遭陷責隸是州風跡猶凜凜也夫陳任天下敬仰而張
君在通亦陳任也揚子雲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則夫專以學聞者
非子雲所上也此三人者之於學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古謂有道有德
生則可師歿則可祭者正其人與於是即試堂西偏別建祠宇肖三像
而敬禮之書其扁曰三賢豈見者有槩於其心邪士之以學發身者所
至而是通之人其出而仕也與他方之人來而寓者不知幾何其輩而
三人者獨見禮異則實將執德抑言而與士立則也夫行遠莫若文章
焉識之覲此意長白也予曰善哉公之立撫也鄉舉里選後世不復可
行而有司鑒裁不及行實法則使然無可救者出乎試事而於進士選

中表三賢踐履以風厲之是用鄉舉里選之實而責夫人於發策決科
之後也科第始自漢世而聖門亦有之高下常相形焉公孫弘董仲舒
俱以大儒爲賢科舉首而萬世公論不以漢相加諸江都之相之上者
天爵固高於人爵也通之秀民其勉之哉元肅名雖莆田人

淳安縣社壇記

羅鄂州

士有出於五帝之世而見祀於今禮有隆於三代之時而不廢於後此
不惟其人可尊其誼之所該至深遠矣蓋自古既邈五帝之臣其傳
者無幾而高陽氏之土正有虞氏之稷官世獨相與社而稷之見於展
禽史墨之說其禮壇而不屋腥而不熟有俎豆而無盃器又皆商周之
舊典上下數千年嗣不敢有所變豈可以不知其故哉先王之治本於
誠惟能致知以通之故其遇事無精粗表裏之異知土穀者民情之所
重而社與稷實司焉則自丘民以上隨其所在封而事之天子以建諸
侯而諸侯以有其國君民之情如此其同也以其生有平土殖穀之能

灼知其精神死不泯滅屬之以雨暘寒燠之事無不得其所欲天人之際又如此其不異也因其沐浴齊宿登降薦徹者有爲人下之道則從而訓民以爲事君之法因其水旱有變置之說而諸侯之不職者亦不得免焉則等而施之以爲馭臣之法一歲之間春以出火秋以卜稼冬以息老有屬民讀法之事有用弊救變之事其或不得已而用民於兵小則受肉而行師大則釁主而出境有功獻于是有罪戮于是如家人父子之出告反面而從事於其庭非以是爲希闊之典而行之也重民之居而敬其食故其俗生厚而不遷明命有功者而祀之故其民端慤而不鬼因物之常而寓其教訓故令行禁止而風俗成民日見上之親已而所施又無悖乎四時之序是以其上易爲而其神易福也嗚呼古之求社與稷者其詳如此非固欲神之而已蓋知至意誠無精粗表裏之異則散於事者可以知其政而寓於政者可以觀其禮此所以爲不二也後世與民相接者不謂矣惟其治財聽訟施於官府者然後以爲

政初非散於社而降之若是者神固無與也里中之社喧囂而碎其習儀載事存於有司者然後以爲禮鷄鳴而行事未明而後若民亦不知也且夫耳目之不接而欲變化其心術已不可得况所謂出火之早晚與來歲五種之宜否所息之物所救之變則其說既古矣兵農已分而師祭者遷矣是後世之求社與稷者其畧也然據其存於今日者而尚論其故則其人蓋五帝之佐而其禮乃三代之舊生人之類所以得相收至今者賴其力爲多而前世祀禮之僅存者此而已故猶相與守之而學者猶樂道之云爾長樂陳君驊來爲淳安縣方是時議者以社稷壇壝多不葺詔長吏修築守護月檢察之君於是卽縣西二里故所謂社稷者并風雷雨師之壇更伐石治之且爲屋者三以待事築墻七百尺而外閉之淳熙七年二月上戊旣成而祭請記於願願爲之言曰夫壇壝之費可能也長吏始至親謁而視之使者行部察修飭不如儀者此又甲令之所有也令明著之而吏或不務何哉彼其心私

以爲迂遠於事情况欲推古誼以合之民事以稱國家命祀之意乎有以知其難也君之五世從祖樞密直學士以經行名當世始爲仙居令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故君因上之命而知奔走其事願雖不識君然聞其聽訟平恕修學校治橋道溝渠又勸大戶出田爲義役類有意於民者因爲推考古者社稷之誼以今之良有司將有取乎此也曹氏

日鄂州此記引據精博物卷見而服之以爲一集之冠

陶令祠堂記

羅鄂州

淵明之爲縣八十餘日爾然稱陶彭澤用縣配其姓以傳縣亦世世祀之味斯人風旨非假雕飾直取諸曾臆便自宏遠語有之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人生相與正在情實中三季以前共由斯道不知有心口表裏之異故在已者無愧在人者不勞世遠道微俗既流遜士亦不深得教意凡出真情者一皆檢檢後設察其意本欲求全乃更入於不情不知人情所宜有者饑食渴飲少適欲息在有形者均所不免倘直以

此指表見於外非必明教所禁而爲此交商者自吝心未遺爾易之豕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情之悶爲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尚通曠本欲稍反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僞叫號程袒便足以欺世傾身障麓猶爲名士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頽然任實雖清風高節巖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爲高情在駿奔而已饑則乞食醉則遣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故把菊自足真風所播直掃晉魏澆習嘗有詩云義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爾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村散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在縣日淺事雖不具見然初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助其子而慈祥繾綣之意與視儼等不殊只此一語便可祀之百世迹其求邑雖指公田爲酒之利然來

去以秋冬仲月非播植之時而傳遠有種林之數又督郵小兒雖不束帶向之固自未害不足遽用是日決去留也此為未深知淵明者祠屋象設久益獎願兄端翔為縣始新之而命願為記兄為人無機事其任進常委分為淵明之縣心益向慕之蓋將希風昔人而未能也官今為奉議郎名頴字端翔云州小公與劉子澄書云他時李氏奏議與羅卿知端良以為如何梁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

竹洲記

吳文肅公

予吳子徹自永寧郡丞終更造朝以淳熙戊戌四月日蒙恩賜對徹言朝廷所以備北邊者甚至而於南邊經久之備容有未盡明日有旨擢守筮管且令疾驅赴戍徹復言徹有父年且八十以徹為命南邊之事願豈少如徹者惟朝廷幸哀徹事親之日短而事君之日長也願得散地以便養親宰臣以其事白上上方以達孝治天下為之惻然改畀祠祿徹自弱冠宦學流浪餘三十年率間一二歲乃一歸家故新安之南

六十里有田百畝有宅一區僅如古井田之民自祖父而上凡七世皆安耕稼守丘墓無乘危涉險折腰忍耻匍匐趨走之勞至徹與兄益章始棄祖父之業失其身於場屋之間益章筮仕為太學官不幸早世徹凡三仕州縣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重得罪以為親憂用是思欲自屏於無人之境藏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荐復祖父之業以安吾親之心至是始以無庸叨冒優恩月俸錢三萬米五斛量入而約用之可以育雞豚燕春秋乃即舊居稍稍葺治居之前有洲廣可數畝舊有竹千餘箇因其地勢窪而坎者為四小沼種菊數百本周其上深其一沼以畜魚鱉之屬備不時之羞其三以植荷花菱芡取象江村之景且登其實以佐觴豆既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陰為二小亭其一面溪溪之上有山山多松杉楮樟之屬葱蔚蒨茂貫四時而不變尤老人之所樂而數休焉以流憩名之其一曰靜香以其前有竹後有荷花用杜子美風搖翠篠娟娟靜雨澗紅渠冉冉香之句為名亭之南為堂三間環以巖桂萬年

枝及諸後彫難老之木東西二室爲洞牖使子弟之未勝耕者讀書具中堂之北視上庠爐亭之制爲小齋堂名仁壽謂其幸生堯舜之時得奉吾親長見太平如擊壤之民也齋名靜觀取明道先生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之意是中有大佳處惟天下之靜者能見之靜香之東有杉其直而秀其枝下垂如倚蓋可數人容膝其下因名之曰直節菴蓋木之類至衆而至直者莫如杉蘇少翁直節堂以杉名也菴之西有梅舊爲灌水所蔽枝幹拳曲苔莓附之與會稽之古梅無異蓋梅之隱者老而甚癯如山澤之儒其下平夷可羅胡牀十餘然胡牀於意行適至非便乃斷木如鼓之狀可踞而坐者十輩列於其下冬仰其花夏休其陰渴想其味不施棟宇而梅之美具得俯仰之間因名之曰梅隱菴菴之西種桃李盧橘楊梅之屬連之數年可以饋賓客及隣里桃蹊之外借地於隣復得一畝許雜種戎葵枸杞四時之蔬地黃荆芥閑居適用之物菴之西開小徑穿竹間夾徑植蘭蕙數百本周其

上與地相宜頗茂循徑而南有隄如荒城高出氛埃旁臨曠野溪流其下濕漉然與風疾徐登之令人心目俱豁復據隄爲一亭曰遐觀曰風零於以見天空地大萬物竝育之趣柳子厚謂凡遊觀之美奧如也豁如也是洲最爾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曠隱見殆具體而微者時具壺觴奉老人及致老人之所狎者徜徉其中遇夜及風雨乃歸老人雖不飲酒然見人痛飲則爲之抵掌笑樂佐其酣適間爲小詞道其閒適之意與景物之過乎前者使童穉輩歌之以侑酒噫能使予忘貧賤安農圃而無復四方之志者匪斯洲之樂也歟

尊已堂記

吳文肅公

新安汪伯舉作堂於所居之西與其弟伯虞伯言藏修游息於其間靜深簡潔悅可人意彈琴讀書怡怡然不知身之在隴閩中也故尚書金公過而樂焉以尊已名之僕嘗從公問所以命名之意公爲僕言士大夫多失其身者皆不知所以自重之故夫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

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予奪在人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而無以自重且無以取重於人也乃切切然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之則榮不自勝失之則憂莫能堪甚至於汨喪廉耻惟其得之揚揚然我其冠高其蓋良自適也世俗之人亦從而尊榮之莫知反而思其所從得之爲可耻也孟子謂墻間之祭醉飽者歸而驕其妻妾其妻妾方羞且泣也而彼施施未之知也尚書公以直節敢言事知大體事光堯太上皇帝爲殿中侍御史排擊權臣之黨爲所斥不用者二十年後事今上皇帝歷給事中禮部尚書復以徧忤權貴竟不至大用然公之道德益尊名益重其所得與所自立蓋本於能尊其已者伯舉兄弟孝友入無間言伯虞雖應進士舉預鄉書於得失出處之際甚雍容異時出仕于時廢幾不失其身者尚無忘公所以名堂之意蘇文公曰雖讀此文有以見其所存矣

相公橋記

吳文肅公

淳熙七年秋九月尚書郎曹侯來守新安歲大旱廩無餘積民無宿藏人心皇皇莫知所以爲計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其宜於俗便於民者力行之屢屢焉無所不用其至既又以其餘閒求其凡可以利人者郡之境多山山多澗谷水貫其間脉絡如織斷崖絕壑間出通道侯謂橋梁不修昔人以爲刺史之過乃出私帑屬富民梁其險絕之塗而安夫人之所甚病有將仕郎程仔者嘗下其穀之直以助侯救災之令爲二石橋於休寧歛邑之境上相公湖之側既成求記於某某嘗病今之爲郡者侈游觀自娛樂飾厨傳稱過客而吾民之不恤不惟不恤之而已又竭其膏血而甘之固無譏也至於寬厚慈惠號長者顧多優游迂闊務姑息事文具豪民猾吏得志以逞而善良貧弱之民實受其病侯貴公子也其爲郡不事游觀飾厨傳而知所以惠其民不爲姑息文具而知所以爲政故令之而民必從爲之而事必集其大者既見於救災而其小者猶及於此是可書也其居間且貧其勢不能利人其力無以佐

利人之事獨以文施或可以勸來者乃不辭而爲之書侯名韜字仲本故節使開府公之子橋之成以八年十月相公湖者南陳曉將程忠壯公起家之地俚俗相傳以名其湖以湖名橋塗之人爲侯祝也程行者其家世傳爲忠壯公之裔能舍其所愛以承侯之志爲利人之事於其祖起家之地其賢於倚財爲不善者多矣

衡州杜黃二先生祠堂記

程克菴

衡陽在湘中爲佳郡然近城無名山可登覽獨城南數里有山曰花光坡陀曼延竹樹茂密中有浮屠精舍依山臨壑蕭然絕俗淳熙甲辰洵始造官卽往遊焉寺僧導予由寺後僦穿會翳陟山之巔倚節東南望則雲濤彩翠曠然與天相際而所謂來陽縣者蓋可彷彿意求於空濛杳靄之間也地有廢亭遺址僅存僧言是爲思杜亭問所以得名則曰往時郡將有慕少陵杜公之爲人者請來陽公墓在焉欲一至其所酌而弔之不可得因卽此爲亭以致追思之意然亭頽圯久矣莫有嗣爲

之者因相與太息久之後二年臨江劉侯始來典州事暇日復登焉慨然有意興起之且求諸圖記則又知茲山昔豫章黃公南遷時所嘗遊也黃公以詩名天下而句法悉本杜公其制行亦畧相似方其亡恙時固已神交千載使沒而有知安知其不以氣類相從於冥漠間於是捐緡錢俾寺主僧普溼卽亭舊址建堂奉杜公祀而以黃公配焉旣又命洵記之洵曰湖嶺自古爲遷臣逐客與夫懷材抱道而鬱不得施者羈遊之地衡陽又其舟車往來之會自唐以來過焉而徘徊登覽於此者不知其幾何人往往十九湮滅無聞而二公獨能使後世追思慨慕如此夫豈特其詞章言語之妙有以起之蓋其所立於世固有風節存焉是以若此巍巍而使人不能忘也杜公遭時多故流落饑寒終身不偶而一飯未嘗忘君黃公紬金賈石室書不肯少屈董狐之筆卒見擠權臣坐鈞黨死不悔二公風節不同於事而同於忠其俱爲人思慕不能忘宜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尚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劉侯生今之世而尚友于千百歲之前其志節抑又可見然堂未成而侯去郡卒成侯之志者涇也涇雖浮屠氏而喜詩其能成侯之志也固宜侯名清之字子澄云調益公山巖夫詩文

新安文獻志卷十二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十三

甲集

記

景呂堂記

滕溪齋

吾弟德章始仕為旌德縣主簿聞前輩中丞呂公誨嘗為此官意忻然慕之既考諸傳記求公之行事翫於心而思體之於身矣又即聽事之東昔人所為大齋軒者稍加葺治更其扁曰景呂朝夕居處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且為詩以自述當世知名之士和而賦之者盈編矣嘗以書要予記之始未暇他日省親至其邑升其堂誦其詩而有感焉因語之曰學必以聖賢為師而聖賢言行散在方冊泛觀博覽或者習焉而不察惟有所感觸而興起者其慕之必力其得之必深是固秉彜之自然而不可泯滅者也且吾弟德章弱冠入上庠幾二十年乃歸其群居講學涉獵經史所聞於前言往行之美亦既多矣豈無慨然於中而思踐其迹者乎筮仕之初一居中丞所嘗居之官而踴躍如是夫豈有所勉

強而然哉抑予觀中丞公歷仕三朝徧居言職其於國家之大典禮大謀議苟有所疑必直言之雖黜不悔以至一事之或非一官之或曠亦不肯但已忠肝義膽有死無二此固非常人之所能彷彿若乃抗論刑舒於登用之始而逆陳其患禍之必至則又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是雖司馬文正猶服其先見而自以爲不及焉嗚呼公之識慮操行焯焯如是吾意其中之所養必非一日之積當其貳令於一邑之時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有如溫公之所志者宜必有可傳於世德章公稽之暇試一訪之亦足以是則是效而求無媿於今日名堂之意矣升高自下陟殿自邇毋徒慕其名高其節而反忽乎其初也德章曰然因書以爲記德章名珙淳熙丁未進士云紹興改元九月壬子從政郎新鄂州儒學教授滕璘記滕德章寄此冊來後學宗慕前輩表其遺跡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於傳之遠久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皆足以垂後矣亦無待於予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紹熙辛亥十一月戊寅朱熹什悔父題

醉經堂記

王雙溪

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而今之學非古之學也士方未得志時取聖人經伏而讀之蓋心乎富貴利達也師弟子之所討論訓詁之所解釋與夫出以爲新意者例皆求諸其言而以爲議論文章升於鄉試於禮部策於庭幸而在選衆必指之曰是通經者也而其人亦以是自居吁吾不知夫聖人作經其果爲後世求富貴利達者設歟不然則以言語求經是守古人之糟粕也必於言語之外索焉然後爲有得矣古人之得志不忝不得志不戚蓋進有以行是道退則以善其身能於經有得者也而今之富貴利達者未必能是其窮而在下者未必不能是以窮達論學術君子不與也吾里程君彥信隱居以自晦故非亟於利達者其人明白簡易不見圭角不立町畦以其行於身者率子弟故其子弟多良而又篤以學儲書于堂榜之曰醉經屬記之以識其意矣曰是不可

不記嘗聞聖人之經其法簡以嚴其文約以典故學焉而易知其言淵而微其味淡而不可厭故易知而難窮習之不熟思之不精切磋琢磨之不久藏脩游息之不誠經之味無能涵泳啜嚼也予知程君訓子弟於學者有本故願為之記因并書其為學之方以告其子弟而於富貴利達在所不論非禁其為彼而強其為此也熟於經而有得於道祿在其中矣

飛翼樓記

汪恕齋

越之為都距今二千年遺宮故苑漫不可考獨飛翼樓范蠡所築確據西山之巔樓雖不存邦人猶有能指其處者中間易以為亭曰望海曰五桂既而亭與桂俱廢復為望海寶慶丁亥六月予帥越至是六年矣望日大風雨屋瓦飛墮亭幾壓焉遂撤而新之為樓三楹於其上復飛翼之舊而樓之下則仍望海之名萬壑千巖四顧無際雲濤烟浪渺渺愁予使登斯樓者撫霸業之餘基思小新之雄傑感憤激烈以毋忘昔人復仇之義庶幾乎鳴夷子之風尚有嗣餘響於千百世者予老矣無能為役姑識歲月云

游金華三洞記

程端明

出藍溪門行可十餘里至上中下三洞下洞石壁卓立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群僕岸立用竹竿箭入丈餘乃登岸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搗藥臼曰闊可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旁有仙人田丘陌井井有耕犁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大如鷓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出洞約闊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石壺深不可測足稍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窗光燭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窗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亘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纓絡具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擊

以歸時借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聊記之以示未遊者

徽州新城記

羅府教

徽州於江東為支郡而在唐已為大州顧今之封域皆唐舊也其地接于杭睦宣饒四出無不通其州治即山為城因谿為隍而谿山又為天下勝處中興實為輔郡四朝涵育生齒日繁地利日闢人力日至而谿山日以益勝獨城未加其舊過者陋之宣和中睦寇既平城遷于谿北會盧公宗原為守因民弗便請還舊城而舊城已不足恃有旨予費更築暮年而後成藝文隱起凡百餘言垂戒後人其慮深矣承平既久人習於無事積習生玩雨摧潦齧補治不時蹊隊交橫舊功湮圯失今不治後計愈艱天台宋侯濟下車未幾整飭綱條郡以無事周視榛蕪起廢剔蠹莫此為急廼會群計檢漏罅節浮費旬儲月積浸有端緒明年鳩工聚材版築以興選於州得嘗隸軍中習知其事者二人命僚佐分督之始於嘉定庚辰之春二月成於其秋九月為城五百三十二丈有奇壘

石為址高於其舊其因山為險者無所改闢繕飾前人之未備又八十

餘丈雉堞焉

連輦飛炳煥形勢增重往來駭矚南逼谿地峻斗落一過

霖漲馳

波涌洑歲受推擠築隄扞固凡兩級聯亘脩堰踰於舊城列植

桃柳

不芙蓉春葩秋卉穠纖間發水光山色左右映帶足以助邦人遊

覽之娛城凡六門門有樓皆撤而新之勞餼官館加葺者四稱其為互

輔之佳郡凡木石瓦甃之材匠夫工食之費糜錢以緡計者四萬五千

米以石計者二千四百而役使不動一民科歛不及六邑銖分用度不

以誇上斯亦難矣夫諸侯之於天子有蕃翰屏毗之義古者國無大小

皆有城衛其民者固所以衛其上也徽為內地而密邇王室其民之休

戚利害於本根所繫為不輕而城又非可一日而猝具則當閒暇之時

為備豫不虞之計亦勢之不容已者役大則難興費重則難繼規模前

定經畫不勞以數月之間而復百年之舊觀人樂其成誦勤贊美於此

役也可以觀政矣以臣昔者竊聞之中書公之鎮宛陵也首飭備禦崇

墉屹立鐵塵不驚邦人至今德之侯中書公之季子選於朝而來也材
識通敏莅政臨民皆有稟法百廢修舉靡勞弗宣徽擊柝聞于宛陵安
車迎養東歸故亭慨然念舊則侯之屬意於斯城也有自來矣至是雄
峙相望甲乙江左故併書之以修二邦之盛事云嘉定十三年十一月
旦日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下界羅似臣記

休寧縣修學記

方秋崖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井田而為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隣屬而午
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歟族有誦州有
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於同井之田入
則相友於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幼吾幼而已然而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焉井田壞學校廢士之羸糧外遊者無方而專
門名家之學與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舍墳墓而去者幾希而
人心始漓故漢之號為儒者其下為韓愈之稽古其高為鄭康成孔安

國之訓詁又高為董仲舒之明法陽而止爾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
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希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
鄉以為學則猶古也休寧壯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
時校官有望府淇泮然第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為之也於今
百有六年矣厥棟維摧厥甍維頽瞻言宮庭士類有泚歲時舍采僅僅
無落事而已內相程公之歸里也一大葺之言言新宮殆不舊翅是歲
岳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斯而可
諉吾父兄子弟為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
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為然則公之與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
意歟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於岳辭不可
則論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獨何與州
里得之於其常蠻貊得之於其難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

冕佩王天下之通貴而不為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畎畝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顏冉奚必曰稽訓詁以為博明陰陽以為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於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秘字懷古先皇朝翰林學士今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嘉熙五年祁門方岳記陳按字曰秋崖亦近年之議論策皆好

新安建石梁記

錢融堂

紫陽之麓絕流為梁瀦為淵其來尚矣中罹湯圯邦人士輒不利障以木輒利時不能陰陽家言嘗歷星源過祁山皆西流入番江餘諸邑東入浙間之三老各三百六十灘石林立勢斗下尤險絕者立稽以識踰三十尺是新安地最高環城三面可揭涉勢然也辟之於人不為淺濫

為澄涵氣象則自行裕梁之利也固宜然立柵磽磧之上而聚石其中

霖潦暴豪何能鍾固歲一葺或間歲大葺科役民伍覃害不細况木之

障水猶藉障風迸漏穿洩草草而已嘉定十七年秋著作都官袁公甫

解郡符且東歸慨念利興而害不除非使必大錮石為不朽計乃可於

是藉錢萬五千聞于上紹定二年將指庾臺始克議茲役推官趙希

董之得聞工甚精鑿山料材彙別三品直而方者曰眉石層壘繩整

其磊塊不可尺度者曰囊石補漏罅實要腹大抵剋傑輪困有力勢

轉而下桴浮而來機運而登皆極巧便眉筭迭用左右蓬卷凡十有

八層而後周內固外圓不關於水斗門東瀉不怒其流闊三丈高半之

橫亘可二十倍越四年九月竣事先是時過郡趙屬之記辭未獲招之

往觀焉太守謝公采伯且來同觀班坐于梁澄潭浸碧顧而嘆曰賢使

者之澤也與梁俱不朽記何辭時曰噫公自庾臺司臬事連大獄連大

志

發慮以民命爲己任九州四十三縣有父母慈性年群偷嘯閩中嘯江
右今年嘯常山咸薄我屬部不敢犯四隣真若防之利水又方崇儒學
明大道爲觀風第一急務及然頽波底柱也獨斯梁之云乎雖然邦之
人涵公澤則無涯矣遂書之紹定四年十一月既望郡人錢時記

三潭記

錢融堂

淳安之西百里有三潭焉在崇崗僻嶠極深處源出巽嶺至是始折而
東瀉瀑垂斗絕瀦而爲潭連三垂瀑而三潭高下相比上者可一畝居
中者尤大而其下則差小旁皆崖石圓拱口收而腹行如釜勢束乎兩
山之間傾注瀉洞聲振林麓路臨其上撼撼欲浮然而寒碧淵澄波紋
不動聞之故老嘗有輪麻縷垂石下測之者盡一輪莫竟其底中潭之
涯則小山孤起有古祠出蒼烟老木間下有岩穴容數十輩水益東出
淙淙亂石中流去道左片石側立過者颼颼聞松風聲曰響石又數十
百步兩崖對峙如堵墻水流其間宛若閭闕中過上多怪石其掣然作

手形者曰僊人掌三潭之別源當合富流漿二水之衝有石柱尤奇方
廣三丈許從礧底挺然拔起者幾七十尋上下相直不偏倚蟠松壽蔓
天喬纏糾嗚呼異哉三潭之名予兒時則嘗聞之至若石柱乃得之創
見斯二者天地之奇觀自開闢以至於今未之有改生長此鄉往往寂
無知者因念深山大澤瑰偉絕特之勝名不登於載籍不爲高人勝士
所題詠埋沒不聞于世如是者何限天拆此秘使吾一游目焉殆不偶
然也後七年有善水墨者因追其髣髴令作兩圖懸之壁間且爲文以
記雖然非玩物也聊以誌所感云

昭勳崇德閣記

程監丞

恭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誕膺駿命嗣守鴻圖尊賢尚功勵志求治
固已緝熙十三朝之令緒培植億萬載之丕基矣屬時社稷尊安海宇
清晏慨艱難之積累思左右之勤勞永惟寧考在御嘗有崇顯配享勳
臣之旨經始未成乃寶慶元年八月申命奉常闡基建閣自趙韓王普

而下二十有四人悉登繪而表異之親洒宸翰寵以隆名曰昭勳崇德之閣雲章炳耀下飾萬物臣等整襟肅容端拜聳觀切謂群公先正曹遇聖時濟業於平定之初圖義於惟幾之日決策於危疑之頃扶景運而致中興輔潛德而定大計曰文曰武咸有不績可謂協明良之會矣紹纓儼飾烝從裕侑可謂極始終之榮矣至若視功載於奕葉崇傑閣於頌臺具昭盛典以示永臧斯千古之曠儀一人之厚錫也陛下欽承先志遂宇聿新扁揭昭回輝映層漢倚歟漢之麒麟唐之凌烟其舊義無所取意比茲典禮恩重事殊豈惟元勳故老精爽飛動潛孚於彤纓之中而嗣臣志士修名砥節亦莫不思奮於激勸之下龍吟虎嘯事業益闡軋清坤夷邦家永輯其自今日始臣等猥以謏薄欽厥攸司幸際明時目擊盛舉虔奉奎翰刻之翠珉敢稽首拜手恭書早下用對揚丕顯休命謹記

韓忠獻王趙普

周武惠王曹彬

衛國文惠公薛居正

代國元懿公石熙載

鄭武惠王潘美

祁國文靖公李沆

魏國文正公王旦

隴西忠武王李繼隆

沂國文正公王曾

許國文靖公呂夷簡

冀國武穆公曹瑋

魏忠獻王韓琦

魯國宣靖公曾公亮

韓國文忠公富弼

溫國文正公司馬光

儀國文定公韓忠彥

秦國忠穆公呂頤浩

豐國忠簡公趙鼎

蘄忠武王韓世忠

循忠烈王張俊

魯國文恭公陳康伯

越忠定王史浩

邠國文定公葛邲

福忠定王趙汝愚

遊雪硯記

汪古逸

江伯幾於所居一里許陽昕山之南值層崖飛瀑買而有之其源出他山石罅西流至是始合噴薄懸激而下數十百尺聲滾然色如縞雪崖上聳焉孱顏呀然空磴乃廻為平硯貯澗瀑硯與瀑相輔為奇不假疏鑿其婦翁山屋先生許公取歐陽子雪硯語名之自是日一至焉至則樂而不能去旁皆土山而多石因雜榛莽而奇自出最奇者曰倚天拔

出陽昕山頂數丈若鬼神所剖剝下有石室可二人石室傍石如臺如几可琴可棋又有峭壁巒環香蓀族生其上有斷石臨岸竅穴潛透泉激爲風參差然從竅出皆出雪砭右一峯甚秀特即絕頂爲池冒以芙蓉謂與秦華相亞以少華名之在雪砭左前卓卓閣冲陶隱居所居也凡詩友之來游者皆自谷口徑懸崖而上名緣雲逕有石印鶴指爪跡者名鶴礪有泉先雨而溢者名作雨泉下有石潭曰冲澗窺之深黑蓋雪砭之瀑至是而匯也巨石枕潭爲柳磯磯後有半塢繚而深有田疇竹樹樹外列悠山內疊倉屏南者石耳北者芙蓉諸峯傑出環峙清晝登雪砭而望咸若畫然皆若拱翊乎雪砭而雪砭特爲最於是屋于西趾曰樂此之堂日奉其族父冲陶君從諸昆弟友朋遨遊其間蓋皆有樂乎此也向非子則此景莫顯人得而樂之乎然自開闢而有此今幾年子先人居是凡幾世何獨未有知者山林泉石不遇者之所樂也子之先聯仕版貢禮闈志汲在行道所遭之時異也至元癸巳秋里

遊龍潭記

汪古逸

人汪炎祖屢從諸君子遊慨然有感以爲景之獲遇於人而人之樂乎此者率皆未遇於世者也輒記之

龍潭在婺源城東百里山澗僻處頗稱有靈異距予所寓館五里而近主人亦趣尚高潔以其地有懸崖飛瀑之勝約予同游予亦欣然欲往既有期日而雨弗輟予試默禱於龍其感與否固未必也至是晨雨踈逗已乃大霽遂同游凡八人入其境夾澗石爲巖岬風景忽殊左崖間時見瀑布奇甚凡垂如簾者一爲三折及直而懸者又各一少則山益峻峭聞寂摸捫蘿篁揭厲漣漪蓋深涉乎虎豹蛇虺之域予疑已逼靈境主人曰未也又前及里許踰澗循其石崖青壁逕崩崖裂石下復踰澗左入潭在大石峯距絕壁下石掬兩股爲崖瀑自其後乘高怒噴直下數十尺遠望如出穴中雷狂雨狼涼不絕而其細者空濛霏微如薄霧潭研而吸之周廻可二百餘步程光蕩綠莫測其深自是始流平

地爲澗潭上陰幽黯黑風與水氣合而爲清涼人肌骨聞其上復有小潭亦龍所窟水自石門入而注焉逕迂險不可上但徘徊潭側久之而退忽微雨即止回憇山家小飲殊無兩意既歸而雨大作澗水暴溢意者龍以其靈雖著茲土而窟於窮僻未託文墨以大顯故以是彰其相予之禱而有異乎予雖弗藻於文然其事頗異不可泯遂爲之記

古逸先生於文章得昔人用意深處每指其律度繩削以示人而戒毋輕作其自爲文奇而有法

新安文獻志卷十三

甲集

新安文獻志卷十四

記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方虛谷

甲

紫陽山去古歙郡之南門五里而近故待制侍講贈太師徽國文公先生郡人也合山與人稱曰紫陽夫子若洙泗先聖然此書院之所以作而名之曰紫陽也始郡守上饒韓公補作書院在南門之外倚山瞰溪陟其門朱榜金書折旋過風泉雲壑軒拜夫子祠趨而橫入左右齋廡中而肄講爲明明德堂前爲書樓後爲宸奎閣而其上又爲披雲之閣閣之後最穹爲大成殿更六政而後大備紀有文刻有圖傳於世至元十三年丙子冬去始作時三十有一年矣鎮帥設險固圍撤城外凡屋爲柵郡檄俾遷於南門之內江東道院實古郡學遺址也諸生綿絕安靈明年建祠於道院西爲外門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爲明明德堂而書其顏得前進士汪

君一龍曹君溼爲之師前貢士許君豫立爲學正相與樽編租入以其
年冬經始興復得經歷趙君仲璋與今治中汪君元龍白總府皆捐貲
率同僚爲助而士亦醴泉相役平窪元卑據交揖巽爲先聖廟前門後
殿各三楹而從祀之廡各倍之講堂東西齋廡之數視廟制而在其西
又西偏足舊重屋爲三以大其門又別爲小重屋三面水西以攸披雲
之舊服具器備以十七年仲春丁祭告成於是諸生相與言曰昔之書
院向挾紫陽山於其左今之書院若廟若祠若堂皆南向得紫陽山之
正學者俯而讀仰而瞻由是以想夫子之步趨聲教將必有得其正傳
者庸詎知書院之遷非風氣之所宜乎然田間之土有廣狹勢有向背
棟宇有隆殺儀文有盈縮皆物也有不物者焉先聖有言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尚忠質文建寅丑子可以隨世損益曰綱曰常百千世一也則何損
益之有古之祀也以尸以主而後世肖形以象之古之坐也以席以

而後世高坐以華之古功臣與食於大丞而後世享先聖也以其門
子及賢者侑之漢孔廟不出闕里許天下建原廟自唐正觀始唐釋奠
惟侑顏子加以孟子自宋元豐始宋初止有四書院詔郡縣皆立學自
慶曆中始近世所至有廟學書院而又升曾思之侑自濂溪至東萊俱
列祀而又無不專爲之祠益從今尚損與古違世也抑所謂雖百世可
知者能從而損益之否乎回嘗陟古禿之郭觀魯之泰山與洙泗之水
而識孔林之所在漢高祖引天下兵至而聞絃歌之聲魯恭王欲壞其
宅而得科斗之書卒全護之歷世無恙歎今魯也紫陽今洙泗也夫子
之教百世千世與紫陽不朽士欲與之俱不朽者其亦有道矣文足徵
也獻足徵也五典五禮六德六行待其人然後行天地之常經古今一
日也至元十八年八月望日郡人方回記

釣臺書院清風堂記

方虛谷

清風堂者桐廬郡釣臺書院之講堂也凡郡縣學講堂曰明倫者多矣

而此獨曰清風者何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先生其庶乎伯夷之清風者乎伯夷父孤竹
君武王父西伯子陵西都老儒光武南陽宗室均北面事人者也故等
夷爾商無紂武王不得有天下太公望焉得而封於齊周公旦焉得而
封於魯漢無莽光武不得有天下鄧禹可平世文學掾區區侯霸而可
三公乎萬乘之主乘其時權也一介之士守其志經也伯夷寧殺身以
成仁欲明萬世君臣之倫者也子陵不屈道以伸身欲明萬世朋友之
倫者也一為龍逢比干一為巢父許由無以時易志無以權廢經望旦
裂土禹霸兼鈞心有所不安則不為之而豈有意於清其風以聳動乎
天下後世之觀聽者哉首陽之山富春之瀨清風不殊萬世永賴皆所
以明人倫也初作堂為是名者前郡守趙與歷捐私帑重建堂者郡人
山長駱正大方文豹而前郡守方回為之記

廣平府重建成信侯殿記

方虛谷

寇萊公之詩意也蘇州之事未暇論萊公澶淵之役君子有以見素定
之略焉夫水之有舟濟險也而橫之觀變乎哉天下之理擬而後動至
而後應然後整暇舒肆迄潰于成莘之伊尹隆中之諸葛是也不三聘
不三顧寧有躬耕高卧爾其不然者有憫窮微倅之心陋之爲儀秦鄙
之爲光禹甚者如林甫國忠輩或浮游飄搖窺切瑣細禦人于蒲葦洲
渚之間以苟朝夕或冒利乘險嘗試而前風濤卒起人已兩敗魚腹厭
之竟爲世笑然後思擬而後動至而後應者不如是踈且易也叔震於
是所志遠矣上方崇儒興學明詔天下郡國以茂異來上寧得無意乎
疾驅者誰喚渡方急願戒棹郎解維端發曹涇記洪麟夫曰曹涇

南陽諸葛忠武侯祠亭記

程文憲公

楚有才尚矣至于丞相忠武侯遂爲古今冠冕南陽書院所以名所以
祀者書院成六十年而敝部使者廣平程某來新之內外完好祠亦補
舊而加飾焉行省都事冠氏楊君處恭又卽祠前築臺爲屋江夏尹滑

臺趙君仁協謀并力於是亟成翼然華遠其高山景行之意蓋倦倦也夫孔明不可作矣觀其崎嶇一隅所就不酬所愿自太平之時之臣視之曾何足芥其襟府而君輩神交意悟有為平原執鞭之想有志事功之士固非流俗所能竝哉雖然嘗試言之使孔明生當建武中元事固未易可知使玄德顧不至三其亦終於躬耕而已蓋古之君子未嘗無志於天下然亦不以所遇而制吾身之重輕此孔明所以不可及已既與南陽耆舊慨嘆之餘因俾刻之石使學者知所勉且無忘楊君之美趙君之勤大德七年某月某日記道園遺稿曰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在朝以平易大雅文風作士氣變怪為青天白石之舒徐易腐爛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

崇陽縣重建垂崖祠記

程文憲公

愛其人以及其所經從所游處彌遠而親久而益不忘故覩河洛而思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此一念之真也垂崖張公有遺愛於崇陽邑人

祠之至今嗚呼可感也已按公之終更而去也民思之生祠公于所建美美亭春秋祭祀不絕紹聖中移置淨刹院紹興復于美美隆興二年邑令陶楸以北峯亭亦公遺蹟乃徙焉而命梵安淨屠主祠事郡志云爾今郡別駕白雲翁介其父老言曰美美舊有公祠前令新亭而祠廢大德庚子邑長改建社壙于亭前因復立之代石後祠夫一念之不忘則窮天地亘萬世而猶存初不繫辭之有無也居而惟恐其去而猶思其復來彼亦人也何以得此於人哉有民社者可以鑒矣仁人心也吾以此心彼獨無是心乎所謂一念之真也有民社者又可以勉矣此吾所以重有感於斯也因書以遺白雲翁使刻之

青田書院記

程文憲公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治事以見其人使後之學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為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異襲先代復其賦表其閭文安公兄弟又

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史將旨江南過金溪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部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苟且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爲請衆咸義之爲助其費適縣令尹張君懌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爲功乃即義居故址創居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門室房略備扁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爲記某蓋嘗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使家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効之方文藐然曾不警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章也公與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

居數千拍若此不幸遇患又若此行道之人猶念之况大賢之里居政教之所急而可藐焉略不警省若此乎此無他不知之過某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爲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作樂於成廡幾藏修游息於求久其亦奚所見乎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室邇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與是役也以七月二日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此君軒記

程文憲公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號必其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稱於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虛而神清貫四時而不改也晉人尚雅趣頗以不事事爲清虛吁此德於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官借宅於人而植竹於西軒之外復借子猷所以號竹者名吾軒吁吾軒借於人也軒之名借於人也皆非

吾所自有也獨所以如竹者非可借於人而意子猷或未知之然則子猷之君此君亦借爾借歟非歟是未可知也吾將問之此君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記

孝友堂記

汪仲暹

王君京祥家城南與予爲同郡而京祥之先本汪姓育于外氏故姓亦隨之則固與予同宗其仲子瓊從予游將十年出入起居必偕其於學敏且篤而又最相信愛能文善書德度溫裕予中道得瓊甚善故在交游最密且厚如瓊者不一二人蓋所謂同道而同心者也京祥年且六十其母氏亦幾九十而京祥之孝不衰歲時上壽稱慶必率子婦羅拜極其歡心朝夕定省寒暑溫清必躬必慎至於衣服之裁製飲食之滋味又必極稱愜調齊而後已居常有言曰人子於親生不能盡愛敬以致養徒佼佼然悲號孺慕於既逝無益也故其奉母而樂鄉鄰皆嘆羨之其二子奉其二親亦如京祥之於母伯子瑛幹父之盡勤勤焉靡敢

暇遑家事一不以煩京祥瓊之得從容問學以有成立者則瑛有以資之也暇因暇日題其堂曰孝友且爲之言曰人子於父母而孝於兄弟而友固天性也然先王教民而必首之以孝友以八刑糾民而不孝不弟者先焉其在於書詩以孝友見稱者又不過君陳張仲輩數人而已何也豈非孝友雖出天性而氣昏欲熾不能不失其良心乎然先王雖欲不教之行而糾以刑作書作詩者雖欲不稱道詠歌以彰其人之善不可得已今京祥父子孝友如此予烏得不爲書之也世衰道微行祿俗隳德色褻鋤評語箕箒門牆紛臂可嘆可悲克孝克友萬或有一而上莫聞知淑慝靡分而士君子又莫肯獎勵紀述而形之歌詩其何以覺斯民之蚩蚩而示勸戒於無期哉吾聞孝弟之德至于通神明光四海至和薰蒸又必生祥下瑞延慶奕葉他日固當於王氏見之予雖才謝昌黎公尚能作詩以詠王氏附之董生行後

遊鍾山記

胡雲峯

江以南形勝無如昇鍾山又昇最勝處予至昇首過上元謁明道先生祠禮畢卽度關遊山夾路松陰亘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須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大傅園池荆公宅之捐爲寺至今祠公與僧法沙門等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麗視半山百倍龕鏤壁繪光彩可目詭狀萬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丈始至寶公塔塔邊有軒名木末覆鳥之下天籟徐鳴浮嵐映翠可俯而挹下有羲之墨池投以小石遠聞聲出叢葦間徑陜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絕長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響語多不經由塔後循山而左過安石讀書所山石壘壘忽敞平原脩篁老檜萬綠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吾伊聲文行數里休于觀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聲鏘然汨汨至亭下則困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飲予以無疾不飲遂回塔後攀松升磴六七里至小椒鉅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鷺洲渺不知在何許但覺繚白紫青隱見煙霧間城中數萬家樓

閣如畫其間曠無人處六朝故宮也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厭浪楫風帆想數十里遙矣盤龍踞虎亘以長江其險也如此黃旗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凄然又之下山至七佛庵白雲淒潤巖壑不來一僧虛石爐灰點鬚眉如雪一僧蓬跣崖邊拾松子以歸語客質木絕不與前寺僧類聞其下有猛公庵于文廟山水稍奇麗率爲事神若佛者家焉予不復往欲訪猿鶴山堂莫得其處遂朗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風而下兩袂如飛半山僧迎于門欲設予供予力辭亟入關復至明道精舍少憩而歸因喟喟曰昇自紫髯翁以來幾興衰矣眼前花草無復當時光景伯子春風千載猶將見之至若熙寧相業非不焯焯然炫人耳目迄不如主上元簿者復祠于學何哉欣慨交集遂記之同遊者王士晦黃元卿茅安上饒林畔

徽州鄉賢祠記

歙婺源爲子朱子闕里亦既有專祠矣州學鄉賢祠復並祀二程夫子

胡雲峯

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子魯公族河南實吾新安黃墩忠壯公後也忠壯公字靈洗仕梁陳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有功德于民配大享南史有傳宋號世忠廟封忠烈王新安志敘少居第一謹按程叔子撰純公行狀河南之程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歐陽公撰程文簡公父冀國公碑銘中山博野之程出自靈洗文簡公諱琳與太中公珣為兄弟如此則新安為河南所出何疑哉或曰朱子自書新安程子不書者何蓋由新安而建寧一世而近故書由新安而河南凡二十餘世中間遷徙不常故不以獨書然程子可不書新安紀新安之人物而不書程子是譜宋之後而不書孔子系魯公族而不書孟子非缺典歟近有為道統之說者曰聖賢之生天地氣化相為循環其在北岐周在西魯在東春陵新安在南夫斯道絕續天也自北而南迭生聖賢以續道統之傳非偶然也方今程子之學行天下四海之外遐陬僻壤猶有學其學者况茲大好山水乃其雲之泰山河之崑崙也哉此鄉賢祠之所由作也

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吾新安以之又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只吾新安之士當以之祠成於泰定甲子發其議者州學官前兩貢補生京學諭草庭程公鼎新主之者提學官太守史奉議光祖記之者胡炳文書之者王儀皆州人也禮部為崇祀先賢事祠祭清史司案呈禮科抄出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知縣歐陽日等奏前事通政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有祠堂春秋次丁日致祭綠無明文恐不能久本部已經覆奏聽從祭祀去後今知縣歐陽日奏稱二程先生係本府應祀梁將軍忠壯公程靈洗子孫後遷博野再遷河南伊川子孫復祭休寧俱有可考縣學舊有企德堂東祀名宦宋丞相呂大防等西祀鄉賢唐御史中丞程量加修完中堂專祀二程乞照博野縣例致祭一節看得二程先生乃程灃族屬之孫不富替先世之上合就類行該縣另選空地建二程祠名宦鄉賢仍於舊處如無空地宜即見今處所建名宦鄉賢祠與二程祠相並每歲仲春上日措辦祭物隨宜致祭成化十九年八月初四日

平川樓記

王菟庵

平川朱伯時父號也又以名其樓伯時族大且蕃聚居若城邑非他無樓也登焉以望則南甍北棟逼塞近乎前欲求膚寸之隙少放其目而不可得夫如是尚何取於樓哉惟伯時負山而居據其爽塏固已廓然

謝湫隘挹高明而是樓也又傑出乎所居之表自堂而視其後隆隆相延皆山也自樓而步其左右綿綿如大塗不知其爲山也故一登樓而心曠神怡恍然得所未見焉伯時屢與予倚徙其上而亦每爲之忘去記之請其可辭乎夫天下莫不有川也東南之川常不峻激而平然一過於平則土必厚淵必深野必夷望必遠草木必茂生齒必繁故凡川之平爲貴今伯時之里淵多魚野多稼居人成聚百年之木參天而視其川爲最平伯時取以自號固已獨會其旨又爲是樓以極眺望使一方之勝不下衽席而盡得之川之外雲山煙靄淡與天際如卧吳山而對西興如倚平山欄檻望江南空濛一視飛鳥去來曾何計地上之丘陵險阻也復以自號者而名其樓誰曰不宜方昔之未有斯樓也則比屋之樓廬若在若伏若偃若投吾獨遠覽而莫或與爭是知處物不可以不平而自處不可以不高處物不平則物有憾於已自處不高則已無異於物伯時旣以川之平處物矣於樓也又見其自處矣此衆人所

以不及也苟以吾說爲無戾於道則有不法川而平不賴樓而高者伯時坐進乎此宜別有勝賞在豈惟是記載

碧環亭記

王菟庵

凡狀山川草木天宇煙雲之色而寄興於悠遠者多曰碧夫碧與青相似而不同均是物也近視之則青遠視之則碧秋物多碧氣清而視遠也董君直卿作亭於溪園之上扁曰碧環內之苔蘿竹樹外之雲山煙水極目四周籠以天宇千品萬彙混爲一碧而是亭也宛然處其中跬步戶庭而寄興甚遠客每爲予道其勝如此董君子故人也乘興過之見不暇揖卽握手造亭上則日向莫煙檣盡泊沙鳥已歸俄而魚火出沒道側洲尾蒼茫晝靄無所寓吾目矣夜何其而酒半起憑欄臨絕岸茫如虛空大星璀璨影落潭底風露清寒迫人不知身世竟在何許返垂箔更燭極歡乃罷因謂坐客世間好景何限役於聲利權勢之場者不知也其或厭卑濁而務超遠則又絕羣離類去而放於江湖之外二

者相視有間矣而皆未免於有逐也必其無逐則彼衆人之所役固不足爲吾病雖江湖之放浪亦可以無去莊生云樞始得其環中而以應無窮自謂足以齊物矣而猶有應也若董君之悠然弄是環也又且何應哉昔秦隴山澤間有散人焉碧瞳而綠髮輕舉而不老世皆以爲異無他由其飲食呼吸寢處躡躅不離乎山澤清淑秀潤之氣灌澈骨髓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使予捐絕世故與君遊於是父將不爲異人乎客皆大笑絕倒主人悠然若有會於其意請書而記之

晉新安太守程公墓記

程仲叔

徽之程氏自新安太守元譚始晉元帝興江左太守由襄州刺史守新安郡及代百姓遮留不得發詔褒嘉之賜第于新安之歙縣子孫家焉其墓在州之西十里今名雙石前蓋指墓前二石人也有地廣袤可容數萬人先端明少師嘗掌其丘域至孫曾四世矣大德丁酉九月裔孫深甫沿徽故鄉因得過家上塚與族黨親戚款接甚歡以其年十二月

十七日回途至太守墓拜塋焉顧瞻徘徊僅有二石人出土半體餘地已寸耕而畦種之矣問之乃屬別姓因思程氏爲新安望族蕃衍盛大家有詩書世傳簪笏其散處諸郡者亦多貴顯夫以積世封植之父子孫千億之多一旦芸夫蕘子負荷鋤耒縱橫其間行路之人且爲嗟悼爲其後裔者忍此至哉既抵郡之明日訪逢年精舍語以其故而白之府公率被下子孫期以二十六日會墓所詰朝風雪大作不憚衝寒集里社父老指畫疆界復還舊物屬近墓子孫松主之收地所入歲時展省世世無替蓋根本固則枝葉茂而枝葉之茂者亦足以庇其本根祖德深厚實子孫悠久之基而爲子孫者容可昧所自來不以丘墓爲念哉尊祖敬宗敬宗故睦族深甫可爲能盡其道矣亦其天性仁厚知所重而不敢忽也因記其事以貽後來昔閏月己未朔裔孫紫陽書院山長逢午百拜謹書于明明德堂之西舍

游黃山記

汪文節公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為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為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蓮峯丹碧峭拔贊感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齒齒之初開雲煙晴雨晨夕萬狀繇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視群峯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開徑崑巖欹危瀑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洒巾袂當新暑淒然如秋又十里憇祥符寺寺前淙流走萬石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蒼蕨龍茸有靈泉自朱砂峯來依巖通一小池上池瑩徹廣可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鑿泉出石底壘壘如貫珠不絕氣秘醇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硫黃泉比也明日遂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相傳沉痾者澡雪立差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流噴薄瀉石潭中亭午照燭五巴璀璨誠靈物所居夜聞啼禽聲甚異若歌若答

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見數峯凌空僧指曰大都芙蓉朱砂峯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藥採者裹糧以上三日連峯頂予心甚欲遊而鳥道如線不可乃止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遊翠微寺古松修篁石澗橫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游者清冷靜邃已隔塵雜予為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此麻衣師卓錫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秀直峙東南陽曰翠微峯其條支廻互寺居盤中故諸峯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過白沙嶺往往攀崖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容武步臨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倍尋方據石少休時晴雨旭靈氣象激滌環視數百里岡巒墟落歷歷可數九華緣翠若蓮開陸雉村向所見峯皆平挹座間俄傾白雲湧起遙山近嶺如出沒海濤僅餘絕頂槎泝天漢中倏又斂藏如掃如是者三可謂奇觀矣日暮纒抵寺亦信宿焉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僊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曾靜遠壤嘗衍易說

陵誇謂其勝予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父林阜周密南列翠峯練
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既還想吾宗公仲雲松樓越十日踰興嶺而南所
謂三十六峯者駢列舒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
田疇竟迺登橫嶺陟小丘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紫紆纒屋數間一僧
奇龐近八十者茗進果自言結構力田閒則持經翫空歷二十閏矣外
營草亭往來休焉庫陋且壞予將改築亭之右丈餘南峯翔舞近乎前
北隴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
折抵白龍潭巨石豁訝洶湧衝激深不可測歲旱民謁款雨立至又度
板橋有小庵食淡苦脩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衆
既亡瘞浮圖中予特徵夫山水繆繞自爲巖區于高峯之下田興嶺抵
此四十五里人蹟遼邈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凡道途爲里若干
皆樵牧負販者隱度云然非有堦以步而計也世稱黃帝與浮丘容成
於此山上昇改名黃山江浙諸大山所分以出其巔其形勝若是可蹤

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僊不能稱其居雖未暇遍而選勝搜奇
餘可槩見矣昔大德戊戌歲得茲山圖經神思飛越而因循皓首甫幸
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率宿雲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
皆以爲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予亦竊自喜回思在南安之日造南原山
禱雨龍湫跌揭亂石急流中腰緝梯藤登懸崖上而復下至潭所其巖
險視茲行爲甚是故樂清賞以酬宿昔忘躋攀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爲
懼也予當謝事與二三友結宇讀書以畢餘生較之充詘于聲利而不
知止足者不尤愈乎時至元卅元之六年庚辰歲也

堪老園記

汪文節公

古之爲士幼而學強而仕迨夫致政得謝則歸老於其鄉而有養也夫
如是豈不堪者乎澤民七世祖龍溪先生當政和中以奇才偉器發聞
詞林適憐人居相位絲符寶郎出通判宣州嘗題官舍末章云生涯未
辨亦堪老四世而至大父宛溪翁中年頗治亭臺花木榜其圃曰堪老

惟古者養老之禮隆待士之恩至虞之燕夏之饗殷之食周人兼用之
蓋其服食起居與凡動作無不待於養也夫老矣有以養之則堪矣後
世斯禮廢仕於四方者膏力旣愆土思益切無田以給伏臘無屋以除
風雨人人爲之不堪具官率位者或有之我祖世清白方強仕已興堪
老之詠不計生涯之有無也死溪翁祖德是程采其語名其圃超然芥
詘隕穫之表其視紛華何如哉澤民幸不墜詩書之緒苟祿逾三十年
今獲謝事而歸負郭洲上隙地僅若干步樊小圃擬構草亭雙流宛宛
洲介其中四絕巖塵俯瞰清泚南攬文脊之秀北瞻敬亭之雲閒則攜
孫子渡小舟縱杖屨汲泉瀹茗擷蔬引觴祛俗慮於人間延真趣於物
外其中誠不能肖前人而生涯寡薄則又過之然亦忘其堪與否矣作
堪老園記至正六年丙戌歲春三月朔新安汪澤民記

新安文獻志卷十四

